蔡中郎集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◄

蔡中郎集
卷一

► 卷二

故太尉橋公廟碑

光光列考，伊漢元公，克明克哲，實叡實聰，如淵之浚，如嶽之嵩。威壯虓虎，文繁雕龍，撫柔疆垂，戎狄率從，敷教中夏，五典攸通，帝謂我后，朕嘉君功。命君三事，時亮天功。公拜稽首，翼翼惟恭，左右天子，祗厥勳庸，庶績既熙，黎民時雍，上下謐寧，八方和同，丕顯伊德，作憲萬邦。

公諱玄，字公祖，少辟孝廉，辟司徒大將軍府，為侍御史。牧一州，典五郡，出將邊營，入掌機密，歷三卿，同三司。享年七十五。光和七年夏五月甲寅，以太中大夫薨于京師。朝廷所〔以〕弔贈，如前傅之儀。九月乙卯，葬于某所，三孤故臣門人，相與述公之行。咨度禮則，文德銘于三鼎，武功勒于征鉞。官簿次弟，事之實錄，書于碑陰，以昭光懿。

橋氏之先，出自黃帝。帝葬于橋山，子孫之在不十二姓者，咸以為氏。漢興，以禮樂為業。高祖諱仁，位至大鴻臚，列名于儒林。祖侍中廣川相，考東萊太守。公稟性貞純，幼有弘姿；剛而不虐，威而不猛，聞仁必行，睹義斯居。文以典術，守以純固。弱冠從政，當官而行。刺史周公辟舉從事，所部二千石受取有驗。公糾發贓罪，致之于理。時有椒房貴戚之託，周公累息。公不為之動。史魚之勁直，山甫之不阿，于是始形。舉孝廉，除郎中洛陽左尉。特進潁陽侯梁不疑為河南尹，當以事對。是時畏其權寵，而為之屈辱者多矣。公不折節，解印綬去。辟司徒，舉高（弟）〔第〕，補侍御史，以詔書

考司隸校尉趙祁事，廷尉郭貞私與公書，非接使銜命之儀。公封書以聞，貞以文章得用鬼薪，公離司寇，辟大將軍梁公幕府，屢以救正。干其隆指，將軍嘉之，無言不讎。又以高（弟）〔第〕補侍御史，在職旬月，羌戎匪茹，震驚隴漢，四府舉公，拜涼州刺史，威名克宣，凶虜革心，清風席卷，至則無事。車師後部阿羅多、卑君相與爭國，興兵作亂。公遣從事牛稱何傳輕車騎，奉辭責罪，收阿羅多、卑君，繫燉煌正處以聞，阿羅多為王，卑君侯，稱以奉使副指，除侯部候，不動干戈，揮鞭而定西域之事，人以為美談。又值饉荒，諸郡饑餒，公開倉廩以貸救其命，主者以舊典宜先請。公曰：「若先請，民已死。」廩訖乃上之，詔報曰：「邊穀不得妄動。玄擅出，于是玄有汲黯憂民之心，後不以為常。」公達于事情，剖斷不疑。皆此類也。

遷齊相，視民如保赤子，討惡如赴水火。刑明賞遂，民知勸懼。臨淄令賂之贓多，遂正其罪，受鞫就刑，沒齒無怨，竟以不先請免官。徵拜上谷太守。民有父（字）〔子〕俱行，凶人（人）惡言當道，曉之不止，其子殺之而捕得，公以其見侮辨直，不舉文書，以遇赦令。蕃縣有帝舜廟，以故事齋祠。戶曹史張機有懲罰，貨祠巫自託，以舜命約公，云不得譴。公覺其姦態，收考首伏。即日伏辜，遷漢陽太守。上邽令皇甫禎。贓罪明審，收考髡笞，死于冀市。後以病去，徵拜議郎司徒長史。循王悝，桓帝同產，以懷逆謀，黜封瘿陶王。以公長于襟帶，拜鉅鹿太守，悝畏怖明憲，檢于靜息，自將作大匠徵，未到而章謗先入，故轉拜議郎，遂用免官。徵度遼將軍，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司徒司空，託病而去。悉引眾災，雖非己負，公皆以自克遜位。歲餘拜尚書令，時河間相蓋升，以朝廷在藩國時鄰近舊恩，歷河南太守太中大夫。在郡受取數億以上，創毒深刻，公表升會放狼籍，不顧天網，損辱國家，為上招怨，當肆市朝，以謝兆民。幸遇贖令，罪除惡在，可免升官，禁錮終身，沒入財賂非法之物，以充帑藏。懲戒群下，連表上不納，而升遷為侍中。公稱病辭。徙拜光祿大夫，復拜太尉，（如前）〔數月〕遜位，復拜少府，病不就職。拜太中大夫。

凡所獲祿，皆公府〔所〕特表送，臨難受位，自九列之後，乃以丕貤，公紀綱張弛，勇決不回，析見是非，明作速于發機，燕居從容，申申夭夭，和樂寬裕，愛士親仁，凡見公容貌，聞公聲音，莫不熙怡悅懌，思樂模則，來者忘歸，去者願還，雅性謙克，不吝于利欲，雖眾子群孫，竝在仕次，曾無順媚一言之求，身歿之日，無獲大位，在百里者，莫得好縣，比方公孫，未有若茲者也，初公為舍于舊里，弟卒，推與其孤，至于即世，柩殯無所，清儉仁與之效，于斯為著，巍巍乎若德，允世之表儀也已。

東鼎銘

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，延公于玉堂前廷，乃詔曰：「其以大鴻臚橋玄為司空。」再拜稽首以讓。帝曰：「俞往哉！」三讓然後受命。公乃虔恭夙夜，帝采勤施八方，旁作穆穆，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。曰在先民，毗于天子，罔不著其股肱。畢其思心，式率天行，式昭德音，公亦克紹厥猷。鑒于法，罔敢不法；鼎于誠，罔敢不法；鼎于誠，用總是群后。保乂帝家，勛在方策，民咸曰休哉！惟帝念功，越若來二月丁丑，遷于司徒。

中鼎銘

維建寧四年三月丁丑，延公登于玉堂前廷，乃制詔曰：「其以司空橋玄為司徒。」公拜稽首以讓。帝曰：「俞往哉！」三讓然後受命。公允迪厥德，宣力肆勤，戰戰兢兢，以役帝事，越其所以率夫百辟，媚于天子。天子曰：「都慎厥身脩思永，同寅協恭，以和天衷，德則昭之，違則塞之。」回乃不敢不弼，枉乃不敢不匡，股肱之事既充，三事之繇允備。災眚作見，乃引其責。曰：「凡庶徵不若，彝倫不敘，是惟臣之職，祗以疾告表。」越十月庚午記此。

西鼎銘

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，延公入崇德殿前，乃制詔曰：「其以光祿大夫玄為太尉。」公拜稽首曰：「臣聞之，三讓莫或克從，臣不敢辭。臣犬馬齒七十，可以生，可以死，其戮力閑私，悉心在公，以盡為臣之節。」于時侍從陛階，與聞公之昌言者，莫不惕厲，如履薄冰，既乃碑表百代。

黃鉞銘

孝桓之季年，鮮卑入塞鈔，盜起匈奴左部，梁州叛羌逼迫兵誅，淫衍東夷。高句驪嗣子伯固，逆謀竝發，三垂騷然，為國憂念，四府表橋公。昔在涼州，柔遠能邇，不煩軍師，而車師克定。及在上谷漢陽，連在營郡，膂力方剛，明集御眾，徵拜度遼將軍，始受旄鉞鉦鼓之任，扞禦三垂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，勤于奔命，人馬疲羸撓鈍。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，以補困憊。朝廷許之，于是儲廩豐饒，室罄不懸，人逸馬畜，弓勁矢利，而經用省息，官有餘資。執事無放散之尤，簿書有進入之贏。治兵示威，戎士踴躍，旌旗曜日，金鼓霆奮。守有山岳之固，攻有必克之勢。羌戎授首于西疆，百固冰散于東鄰。鮮卑收迹，烽燧不舉，朞事三年，馬不帶鈇。弓不受弼，是用鏤石假象，作茲征鉞軍鼓，

陳之東階，以昭公文武之勛焉。銘曰：「帝命將軍，秉茲黃鉞，威靈振耀，如火之烈。公之在位，群狄斯柔，齊斧罔設，人士斯休。」

太尉橋公碑

公諱玄，字公祖，梁國睢陽人也。大鴻臚之曾孫，廣川相之孫，東萊太守之元子也。膺受純性，誕有奇表，岐疑而超等，總角而逸群。至于初紳，高明卓異，為眾傑雄。其性疾華尚樸，有百折而不撓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。經藝傳記，周覽博涉，瓌琦在前，靡所不識。當世是以服重器，歸高名，州郡交請，待以訪斷。歷端首則義可行，處爪牙而威以布。察孝廉，除郎中洛陽左尉，以公事去，辟司徒，舉高（弟）〔第〕侍御史，直道而往，用免其任。辟大將軍，四府表拜涼州刺史，遷齊相，以公事去，詔書印綬，即家拜上谷太守，遷漢陽太守，徵拜議郎，司徒長史，鉅鹿太守，被詔書為將作大匠，為受罰者所章，拜議郎，即徵拜度遼將軍，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，遂陟司空、司徒，託痾遜位。起家拜尚書令，以疾篤稱，拜光祿大夫，後拜太尉，久病自替。復為少府太中大夫。春秋七十五。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。

公性質直，不憚彊禦。在憲臺則有盡規之忠，領州郡則有虎賁之威。其拔賢如旋流，討惡如霆擊。每所臨向，清風光翔，遠近豫震，茲可謂超越眾庶，彰于遠邇者已。于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，廷尉河南吳整等，以為至德在己，揚之由人。苟不皦述，夫何考焉！乃共勒嘉石，永昭芳烈，遂作頌曰：「赫矣橋父，秉文握武，內為宗榦，出為藩輔，在憲彈枉，竟由厥矩，允牧于涼。劉彼裔土，爰將度遼，亦用齊斧。敷教四畿，旋統京宇，敦茲五服，眾庶是與。膺踐七命，翼我哲聖，登空補袞，陟徒訓敬。尹尉清宸，熙帝之政，終始為貞，典章以定。遺愛在民，皇哀其命，立石刊銘，莫逸斯聽。魂而有靈，萬億其盛。」

朱公叔謚議

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，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，云宜曰忠文子，陳留蔡邕議曰：昔在聖人之制謚也，將以勸善彰惡，俾民興行，賢愚臧否，依事從實。雖文武之美，幽厲之穢，罔不具存。自王公以降，至于列國大夫，皆用配號，傳于無窮。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，漢興以來，惟天子與二等之爵，然後有之。公卿大臣，其禮闕焉。歷世彌久，莫之或修。益州府君貫綜典術，率由舊章，始與諸儒考禮定議。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。是後覽之者，亦無間焉。今子亶纂襲前業，不忘遺則，孝既至矣，禮則宜之。謹覽陳生

之議，思忠文之意，參之群學，稽之謚法。夫萬類莫貴乎人，百行莫美乎忠。故夏后氏正以人統，教以忠德，然則忠也者、人德之至也。而猶有三焉。孔子曰：「進思盡忠。」又曰：「臣事君以忠。」奉上之忠也。曰：「為人謀而不忠乎！」又曰：「忠焉能勿誨乎！」謀誨之忠也。《春秋左氏傳》曰：「小大之獄必以情。」情、「忠之屬也。」又曰：「上思利人曰忠。」撫下之忠也。三者人之則，而忠行乎其中，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，忠言不輟乎口，忠謀不已乎心。其在帝室，正身危行，言如砥矢。策合神明，蹇蹇之諫，文章具存，奉上忠矣。其在部臣，匡救善導，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，果有躓覆不測之禍。謀誨忠矣。爰牧冀州，時值凶荒，勞心苦思，勤恤度事，誅斃貪暴，糾戢貴黨。雖則彊禦，當官能行。夫豈淫刑，將有利也。發墓盜柩，議而不罪。夫豈漏姦，察以情也，撫下忠矣。

位在牧伯，職據納言，秉權食祿，實有年數，而居無畜好。財貨不益，舊糲食布衾，概謂之精麗者。昔魯季孫行父卒，宰庀家器，無衣帛之妾，無食粟之馬。君子曰：「相三君矣。而無私積，可不謂忠乎。」而謚曰文子。《春秋外傳》曰：「忠、文之實也。」然則文、忠之彰也。忠以為實，文以彰之。事通議合，兩名一致。是貞儉之稱文也。「邾子蘧蒢，卜遷于繹。史曰：『利于民不利于君。』公曰：『民苟利矣，孤亦與焉。』」于是遷而遂卒。謚曰文公。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。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。子貢疑焉。惟「敏而好學、不恥下問」，仲尼與之。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。府君所在，屢以忤違，阽以深患，苟除民害，死生以之，前後三黜，一罹胥靡。于身危矣。兼包六典，命世作師，猶復宗事趙叟，示有攸尊，能下問矣。有一于此，猶可以稱，況乃忠兼三義，文備三德，于古志不悖，而謚法亦曰宜矣。本議曰忠文子。按古之以子配謚者，魯之季文子、孟懿子，衛之孫文子、公叔文子，皆諸侯之臣也。至于王室之卿大夫，其尊與諸侯竝，故以公配。《春秋》曰：「劉卷卒。葬劉文公。」《公羊傳》曰：「劉卷者何？天子大夫也。」《經》又曰：「王子虎卒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王叔文公卒，而如同盟，禮也。」此皆天子大夫得稱，其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。

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，故雖侯伯子男之臣，自稱其君，咸得曰公。及其卒也，異國之人稱之皆然。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。《春秋》之正義也。以例言之，則府君，王室亞卿也。有王叔劉氏之比，以臣子之辭言之。則有邾許稱公之文，雖無土而其位是也。今曰公猶可，若稱子則降等多矣。懼禮廢日久，將詭時聽。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，優老之稱也。宋有正考父，魯有尼父，配謚之稱也。《春秋》曰孔父，子曰伯某父。亡之稱也。父雖非爵，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。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。可于公父之中，擇一處焉。使不得稱子而已。

鼎銘

忠文朱公名穆，字公叔，有殷之冑。微子啟以帝乙元子，周武王封諸宋，以奉成湯之祀。至元子啟生公子朱，其孫氏焉。後自沛遷于南陽之宛，遂大于宋，爵位相襲。烈祖尚書令，肅宗之世，守于臨淮。考曰先生，實為陳留太守。乃及忠文，克明慎德，以紹服祖禰之遺風，悉心臣事，用媚天子，顯允其勳蹟。尋綜六藝，契闊馳思，所以啟前惑而覺後疑者。亹亹焉雖商偃其猶病諸？初舉孝廉，除郎中尚書侍郎，獨念運際存亡之要。乃陳五事，諫謀深切，退處畎畝，以察天象，驗應著焉。孝順晏駕，賊發江淮。時辟大將軍府，實掌其事，用拜宛陵令，非其好也。遂以疾辭，復辟大將軍，再拜博士高（弟）〔第〕，作侍御史。明司國憲，以齊百僚，矯枉董直，罔肯阿順，以黜其位，潛于郎中，群公竝表。乃遷議郎，登于東觀。纂業前史。于是冀州凶荒，年饉民匱，而貪婪之徒，乘之為虐。錫命作牧，靜其方隅，乃攄洪化。奮靈武，昭令德，塞群違。貞良者封植，殘戾者芟夷。去惡除盜，無俾比而作慝，用陷于非辜。復徵拜議郎，病免官。徵拜尚書，清一以考其素，正直以醇其德。出納帝命，乃無不允。雖龍作納言，山甫喉舌，靡以尚之。享年六十有四。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（乙）〔丁〕巳[1]，卒于官。天子痛悼，詔曰：「制詔尚書朱穆，立節忠亮，世篤爾行，虔恪機任，守死善道，不幸而卒，朝廷閔焉。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。」魂而有靈，嘉其寵榮。嗚呼哀哉！肆其孤用作茲寶鼎，而銘載休功，俾後裔永用享祀，以知其先之德。

墳前石碑

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，粤四月丁巳，文忠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，卒于京師，其五月丙申葬于宛邑北萬歲亭之陽，舊兆域之南。其孤野受顧命曰：「古者不崇墳，不封墓，祭服雖三年，無不于寢。今則易之，吾不取也。爾其無拘于俗，無廢予誡。」野欽率遺意，不敢有違，封墳三板。不起棟宇，乃作祠堂于邑中南舊陽里，備器鑄鼎，銘功載德。懼墳封彌久，夷于平壤。于是依德像，緣雅則，設茲方石，鎮表靈域。用慰其孤罔極之懷。乃申詞曰：「歆惟忠文，時惟朱父。實天生德，丕承洪緒，彌綸典術，允迪聖矩，好是貞厲，疾彼彊禦，斷剛若讎。柔亦不茹，仍用明夷，遘難受侮。帝曰休哉！朕嘉乃功，命汝納言，胤汝祖蹤。父拜稽首，翼翼惟恭。（篤棐）〔謂督〕不忘，夙夜在公，昊天不弔，降茲（殘）〔篤〕殃。不遺一父，俾屏我皇。我皇悼心，錫詔孔傷，位以益州，贈之服章，用刊彝器，宣昭遺光。子子孫孫，永載寶藏。」

王子喬碑

王孫子喬者、蓋上世之真人也。聞其僊舊矣，不知興于何代，博問道家，或言潁川，或言彥蒙。初建斯域，則具斯丘。傳承先人曰王氏墓。紹胤不繼，荒而不嗣，歷載彌年，莫之能紀。洎于永和元年十有二月，當臘之夜，上有哭聲，其音甚哀，坿居者往聞而怪之，明則登其墓察焉。洪雪下，無人蹤。見一大鳥迹，有祭祀之處，左右或以為神。其後有人著絳冠大衣，杖竹策立冢前，呼樵孺子尹禿謂曰：「我王子喬也，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。」須臾忽然不見，時令太山萬熙稽古老之言。感精瑞之應，咨訪其驗，信而有徵。乃造靈廟，以休厥神。于是好道之儔，自遠來集，或絃歌以詠太一，或談思以歷丹田。其疾病阯瘵者，靜躬祈福即獲祚。若不虔恪輒顛踣，故知至德之宅兆、真人之先祖也。

延熹八年秋八月，皇帝遣使者奉犧牲以致祀，祗懼之敬肅如也。相國東萊王章字伯義，以為神聖所興，必有銘表昭示後世，是以賴鄉仰伯陽之蹤，關民慕尹喜之風，乃會長史邊乾，訪及士隸，遂樹玄石，紀遺烈。俾志道者有所覽焉。

伊王君，德通靈，含光耀，秉純貞，應大道，羨久榮。〔漂長風〕，棄世俗，飛神形，翔雲霄，浮太清，乘螭龍，載鶴軿，戴華笠，奮金鈴，揮羽旗，曳霓旌，懽罔極，壽億齡，昭篤孝，念所生，歲終闕，發丹情，存墓冢，舒哀聲，遺鳥迹，覺舊城，被絳衣，垂紫纓，呼孺子，告姓名，由此悟，咸怖驚，修祠宇，反几筵，饋饎進，甘香陳，時傾顧，馨明禋，匡流祉，熙帝庭，祐邦國，相黔民，光景福，耀無垠。

↑ 蔡邕在《朱穆墳前方石碑》記四月丁巳，翻核萬年曆，當年四月沒有乙巳日，而有丁巳日，即農曆四月十一日，新曆則為163年5月31日，今以《朱穆墳前方石碑》較正之